

清末民初政情内幕

——《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

袁世凯政治顾问

乔·厄·莫理循书信集

下

1912—1920

[澳]骆惠敏编

刘桂梁等译

知 识 出 版 社



2 016 5410 1

清末民初政情内幕

——《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

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

下卷 1912—1920

〔澳〕 骆惠敏 编

陈泽宪

陈霞飞

许 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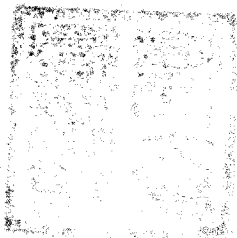
倪彭年

译

陈泽宪

陈霞飞

校



知 识 出 版 社

上 海

The Correspondence of G. E. Morrison

II, 1912—1920

Edited by Lo Hui-mi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清 末 民 初 政 情 内 幕

——《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

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

下卷 1912—1920

〔澳〕骆惠敏 编

知 识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沪 版）

（上海古北路 650 号）

本书在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周行联营印刷厂排印

开本 850×1156 毫米 1/32 印张 28.625 字数 760,000

1986 年 11 月第 1 版 198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500

统一书号：11214·1006 定价：5.25 元

THE REPUBLIC OF CHINA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中華民國總統府

Peking 2 August 1912

My dear Dr. Morrison

Herewith the Document. It is neither an Agreement nor yet a Contract nor yet a Compact. It is a free and spontaneous Invitation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the Chinese Republic to you who has kindly signified his consent and approval by the attachment of his signature. It is the most honourable invitation ever extended by China to any foreign gentleman and expressed in the most courteous language possible as shown by the Characters 聘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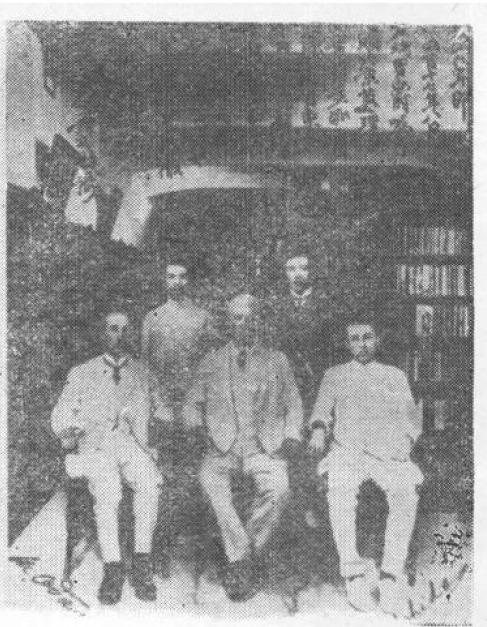
The President sends you his best wishes.

Yours sincerely
Tsai Tung Han

袁世凱秘書蔡廷干為送達中國政府給莫理循聘書致莫理循的英文信。



莫理循和他的三个儿子伊恩、科林和
阿拉斯泰摄于1917年。



莫理循摄于莫理循图书馆出售时。

这是1912年8月31日《插图伦敦新闻》封面画，图注是“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的政治顾问莫理循博士和总统袁世凯”。莫理循在许多年以后的备忘录中回忆到1912年他被中国政府任命引起举世反应时，对这张照片作了如下评注：“许多图片新闻刊载有我的画像，最有趣的是伪造我站在袁世凯身旁并以一份文件请其过目的那张画像。这是总统和他的秘书蔡廷干的快照，不过蔡的头被我的头取而代之。”



目 录

1912 年 8 月 —— 1912 年 9 月	1
1912 年 10 月 —— 1913 年 3 月	37
1913 年 3 月 —— 1913 年 7 月	113
1913 年 7 月 —— 1914 年 10 月	204
1914 年 12 月 —— 1915 年 8 月	377
1915 年 8 月 —— 1916 年 6 月	486
1916 年 6 月 —— 1917 年 6 月	570
1917 年 7 月 —— 1918 年 11 月	651
1918 年 11 月 —— 1920 年 5 月	771
1920 年 6 月 —— 1920 年 12 月	888
外国人名中英对照表	892

1912年8月——1912年9月

莫理循于1912年8月1日正式接受了中国的聘请，成为中华民国总统的政治顾问。对他得到任命一事的反映，正象他告诉他的朋友们那样，并没有获得一致的赞成。而是褒与贬兼而有之。肯定，对于莫理循之适合于这一职位，没有不同意见。中国由于得到他的效劳，受到外国观察家以及中国人自己的衷心祝贺。然而，莫氏的大多数朋友和熟人，对于他接受中国人的聘请是否明智，却有着严重的保留。在一大批贺信之中，对他的新任命应该表示祝贺还是表示惋惜而举棋不定的人很多。

莫理循为他脱离《泰晤士报》举出过许多理由。然而，他为接受中国的聘请，却作了更多的辩解。莫氏宣称，他曾向路透社记者吐露过他要离开中国的决心，这位记者轻率地走漏了这个消息，中国人得悉之后就向他发出聘请，说服他不要离开。莫理循在他的日记中对于使他接受聘请的情况很少记叙，从他的妻子的信件中判断，她对于莫氏就要受聘一事的始末，直到事情都搞好以前，她还不知道。可是，象莫理循那样一个对金钱持那么谨慎态度的人，在终于决定结婚，经济上担负起更大责任的时候，不为未来取得某些保障，仅凭一时冲动率尔放弃一个好位置，这一事实表明，接受中国政府聘用一事，他大概早就成竹在胸。这正是他的对头和诋毁他的濮兰德的看法。濮氏在写给姬乐尔——共同反对莫氏的盟友——的信上说，“莫理循不应该隐瞒真情，即是他写信给〔白克尔〕表示他意图〔从《泰晤士报》〕引退的时候，至少他已经在盼望得到中国人的聘书了”。本卷开头处蔡廷干的信中所写“中国人民主动地邀请”之前，谅必早已有过生意经式的谈判。

莫氏的任命受到各报广泛的报导。一个因为长期在《泰晤士报》上报导中国消息而出了名的人，忽然自己成了头条消息和评论

的题目。德国有家主要报纸认为，莫氏的任命是英国在华的一个胜利。其实，英国政府在他的任命问题上并未插手，虽然英国的外交大臣爱德华·葛雷爵士表示他对此满意，并决定在莫理循回国时接见他。

对莫理循的任命，寄予将会出现巨大成就的希望，在各种报刊杂志的文章中，比比皆是。公开把莫理循誉为“舵手”、“领港人”、“拯救中国的救星”。1912年8月31日《插图伦敦新闻》以一幅经过剪贴的照片作封面，把莫理循的头像安在坐着的中国总统袁世凯的后面，装成他站着正在向袁进言，以此暗示莫氏现在已是中国新统治者背后的一股实际力量。

莫理循本人对他能利用新职位在中国施展才干，似乎也满怀信心。他在到任之前逗留英国的期间，已经通过约见各界人士和写文章的办法，为他的新雇主着手进行首次公共事务的工作。同时，他还设法帮助中国摆脱国际财团的束缚。他在完成第一项使命上得到部分成功，但在第二项使命上却毫无建树。然而，他的新声誉给他带来的光辉，吸引了一群有求于他的人，其中有他认识的；也有他陌生的。他们要求得到工作或表示愿意从各方面给他帮忙。其中有以制造“速发枪”出名，当时已年过七旬的希拉姆·马克沁爵士这样的人和另一位同样高龄的阿富汗战争中的宿将，自荐愿为这个古老的国家返老还童效力。一位前任香港首席法官甚至走得更远，他在试图使中国的新政府雇佣他的时候，竟威胁采取法律行动。为了商业机会，制造业和贸易业向莫理循行贿和赠送佣金。甚至还有个叫威廉·明的英国人，自欺欺人地胡诌自己是267年以前被清朝推翻的明朝后裔，寻求莫理循的帮助，并声称他有权继承中国皇位。

这类书信，是1949年以后来临的景象的预示——这种时候，无论是批评还是支持中国的人，都以中国作为谋生的来源。尽管这些祝贺信和求职信的大部分，由于它们是莫理循在他同时代人当中形象的见证，以及在辛亥革命的余波中，在许多人眼光里，中国是什么样子的见证，而且也决不是索然无味的，可是，我们仍然

把它们舍弃未用。

531. 蔡廷干^①来函

〔北京〕 1912 年 8 月 2 日

我亲爱的莫理循博士：

随函附上文件。它既不是一纸协议，也不是一份合同，更算不得是件契约。它是中华民国政府和人民主动地、由衷地向你发出，并由你自己签字，表示接受和认可的一份聘书。它是中国从未向任何外籍人士发出过的最荣誉的聘任书，而且是用了尽可能最恭敬有礼（如里面使用的字眼）的语言来表达的。

总统^②衷心向你问好。

你诚挚的

蔡廷干

第 531 号来函附件

以中华民国政府为一方，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博士为另一方，共同商妥本项协议，其文如下：

1. 中华民国政府聘请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博士为中华民国总统政治顾问，任期五年，自莫理循博士于本年 10 月自欧洲返回北京报到之日起计算。

2. 中华民国政府每年拟付给莫理循博士薪俸 3,500 英镑，房

① 蔡廷干(1861—1935)当时是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兼翻译。〔···〕莫理循和蔡廷干早在 1911 年就已相识。〔辛亥〕革命爆发时，他们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蔡成为莫理循获得清廷和政府政治情报的主要来源之一。同时，袁世凯又企图通过蔡廷干，使莫理循成为向外传布消息的工具。莫理循被任命为政治顾问，蔡廷干有极大的影响。蔡与莫理循的书信来往，有时每天达数次之多，在莫理循通讯中占很大数量。由于蔡对袁世凯的报效，起先被任命为海军中将，后于 1913 年 9 月被任命为税务处会办。1924 年蔡提升督办。他任此职直到 1927 年 1 月为止。蔡在 1926 年 7 月至 10 月的短期中，曾担任过外交总长。在袁世凯政府中，蔡廷干处于一个“打杂女仆”地位。袁世凯死后，蔡在中国政界中没有起过显著作用。

② 指袁世凯(1859—1916)。〔···〕

租津贴250英镑,雇佣机要秘书津贴 200 英镑,总额每年为 3,950 英镑,由财政部按照当时外汇牌价,存入北京汇丰银行莫理循博士帐户内。

3. 中华民国政府免费供给莫理循博士一名干练之中文译员。

4. 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博士自欧洲来北京接受任命所需旅费 100 英镑,以及合同期满,所需同样数目之回程旅费,均由中华民国政府付给,中华民国政府如需派遣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博士执行任何特别任务,将另行提供所需旅费。

5. 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博士每年享受两月休假,全薪照付,休假尽量安排于双方均感方便之时间内。

本协议由内务总长赵秉钧^①代表中华民国政府,于中华民国元年(即西历 1912 年)8 月 1 日与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博士签订。

532. 佐原笃介^② 来函

上海 1912 年 8 月 3 日

亲爱的莫理循博士:

你到底还是接受了中华民国顾问的职位。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祝贺你,可是我完全知道你的责任非常重大。我希望你成为一位真正的好顾问,牢牢掌握住舵轮的运转,把中国推上正确航向。中国正象是面对着多座冰山的梯坦尼克号轮船^③。前些天我看见

① 赵秉钧(1914年逝世)。〔···〕

② 佐原笃介(1874—1932),日本新闻工作者,此时是上海英文《文汇报》编辑。他于 1900 年作为《东京时事新报》的记者,首次来华,后在上海英文《文汇报》工作,直到 1926 年。他居留在这个中国城市的长时期内,不仅充当日本官方的耳目,还是他们的非官方代言人,为促进日本在华利益而积极活动。1926 年,他就任日本在沈阳办的机关报《盛京时报》的社长,同时兼任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的职务。他曾两次代表日本出席太平洋关系学会召开的会议,是日本侵略满洲的辩护人。

③ 1912 年 4 月 14 日白星航运公司的梯坦尼克号轮船(当时是世界上最大、最豪华的客轮)在驶往纽约的处女航中途,于纽芬兰海外撞触冰山沉没,死难乘客达 1513 人之多。

家永博士^①，得悉你对中国极其乐观的看法^②。然而我是宁可站在家永一边，而不是你那一边的。眼前对中国来说，应当觉醒起来，看清她处在何等绝望的境地，并且想办法摆脱。我们在日本，做了一切能使日本与欧洲国家处于平等地位的工作。为此目的，我们曾经苦干多年，甚至使大隈伯爵^③为此失掉一条腿。就中国来说，他们所要做的事，比日本的艰巨得多。这真是一项巨大而惊人的任务。然而，不管怎样，现在你已在掌舵——过去一直到现在你都是个批评者，而现在你成了台上的，或者幕后的一个角色。我希望你所负责的工作，将来取得成功。至于我，只要能当一个公正的批评者和事实的记录者就颇为满足了。列强什么时候会承认中华民国，我不知道。可是上海的中文报纸预言，你当了顾问将会导致承认^④，不然的话你就会不受尊重。同盟会那帮人只不过想办个报纸

① 家永丰吉(1862—1936)，日本政论家。他在名片上自称“芝加哥大学教授级讲师”。家永幼年赴美学习法律，后来有一段时期曾在哥伦比亚大学任课。他似乎是一个颇有辩才的人，时常为他本国的利益发表言论，特别是向美国公众为日本在华的活动辩护。这时他正访问中国并在北京会见了莫理循。1936年12月，他在纽约欧尼达湖钓鱼时淹死。

② 莫理循的乐观曾引起他的许多朋友注意和评论。驻北京英国公使馆医生德来格在他1912年8月8日给前任英国驻华公使(1901—1906)萨道义的信内就说：“你可能已经注意到莫理循博士受任总统政治顾问的事。他将在今后五年内每年挣到五千英镑，另加房租和雇佣两位秘书的津贴。他是此地外国人中间对于未来事态发展颇抱乐观的一个人。现在他是中国的公仆，而不再象从前那样是一位独立而无所偏袒，并且能够时时让袁(世凯)从他的见解中得到益处的观察家了。看看他怎样干下去是满有意思的。”

③ 大隈重信(1838—1922)，十九世纪后期及二十世纪初期日本的主要政治家之一。他是立宪改进党(简称进步党)的创始人和多年的党魁，也是东京早稻田学园即后来的早稻田大学的创办人。他自1869年出任大藏相后，又在历届内阁中先后充任要职，包括两任内阁总理(1898年和1914—1916年)。日本就是在他的后一任期内，向中国提出著名的二十一条要求的。佐原信内提到的事发生在1889年。当时大隈是黑田内阁(1840—1900)的外相(1888—1889)。他在公众反对他不久前与几个大国修订条约的浪潮中，遇刺失掉一条腿。这次条约虽比以前的条约有所改进，但因约内尚留有领事裁判权一条，被很多日本人认为是国家的耻辱。但他又被另外许多日本人当作爱国志士，因为日本通过新订的条约争得与外国平等的地位。

④ 列强在1913年5月之前一直没有承认新的共和国。美国和墨西哥于5月2日带头，紧接着古巴于5月4日，秘鲁于5月5日，先后承认中华民国。可是其他国家直到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当选总统之后才承认。那一天，日本、英、德、法、瑞典、比利时、俄国、葡萄牙、荷兰、奥地利、意大利和丹麦同时都承认了民国。

之类。可是就他们在上海所办机关报来看，我是不能给他们多大好评的。倒是他们的非官方报纸比他们的官方报纸《民国新闻》^①强得多。我的家眷都在日本，我在此地孤独得很。说不定哪一天我会亲自去北京看你，让我得到比今天更为灵通的消息。

谨致问候。

你诚挚的

笃·佐原

533. 端纳^②来函

上海 1912年8月4日

我亲爱的博士：

真抱歉，我没有马上复你上月20日的来信。这里正进行着某些活动，我要你在北京想些办法对付。我搁着没有回信（没有料到你会离开北京），为的是在我动手之前瞧瞧还有什么发展，而现在你

① 《民国新闻》，在上海印刷的中文报纸。

② 端纳（威廉·亨利·唐纳德，1875—1946），澳大利亚新闻工作者。他在墨尔本和悉尼为各报工作以后于1903年到达香港。他先参加《德臣西报》，1906年成为该报的总编兼社长。与莫理循在香港相遇后，两人成为密友。端纳后来充任《纽约先驱报》驻华记者，和他所帮助创办的《远东评论》的编辑。可是他在1920年，因为《远东评论》在它的老板乔治·勃郎逊·李亚影响下，采取亲日政策而退出该杂志。端纳自从在中国从事新闻工作之初，就非常活跃地参与政治。1915年日本所提二十一条的真实内容，就是通过他而公开暴露于世的。作为经济情报局——由他应中国政府之请经手组成的一个机关——的理事（1920—1928），他作了很多事情来对付和制止国际共管中国的叫嚣。1928年，他成为人称“少帅”——继承他的父亲张作霖于那一年成为满洲统治者的张学良将军——的顾问。1934年端纳成为蒋介石（1887—1975）的顾问。由于这些关系，他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中，为使被张学良囚禁的蒋介石得以获释出了一份力。1940年以前端纳一直待在中国并于1941年在马尼拉为日本人所俘虏，关在集中营里直到1945年为止。战后的1946年11月，他返回中国，但不久即死去。据传，他曾为孙中山起草中华民国开国宣言。这件事同他在三十年代中与蒋介石的亲密关系，以及他支持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活动，都使人们认为端纳是中国革命的同情者和支持者。然而，他在同莫理循的往来信函中，却流露出他在早年对于革命党人抱有远比一般所了解的更为强烈的敌视。

已离开京城了^①。早些时候我就知道，同盟会在那个假爱国人士孙中山^②的完全同意和准许下，准备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推选他当总统。孙中山摆出一副为国忘我的姿态。当然，我恰恰懂得所谓的避免抛头露面是什么意思，因为我当初在安排让袁（世凯）得到总统位置的那场交易之时，还受到那群人的信任。可是我没想到同盟会会象他们那样干法，早早地摊了牌。他们一开始就找袁世凯麻烦的战术，使任何进展都受到阻挠。但向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呢？你知道，我想说的要点是：正当孙中山向全世界表示他已经放弃政治，并把他的精力致力于开发自然资源的时候，他也在试图说服北京，相信他正在照那样做。然而，他却在这里和一伙只配去干杂活的党徒，密谋当总统——那就是，按照宪法选出来的第一任总统——如果真有任何按照宪法的选举那种事的话。我在以前写给你的信中，曾想向你指出——也许我太仓促，用的方法不对头——孙不是人们传说中那样的人。你不会不知道，他在这里没有有势力的追随者。掌握革命机器的那些人，不肯同他作任何交往，甚至不去看望他。政治上成熟的人，谁也不肯附和他。广东同乡会不与他发生任何关系。经常围绕在他身边的尽是些认识肤浅、年轻的乌合之众和剪掉辫子的政客。请别见怪，孙没有头脑，自己拿不出任何解决问题的办法。他是一帮意欲囊括一切而一无所失的幕后操纵人手中的工具。他们把孙中山和黄兴^③安置在同孚路^④的一所房子里，每天聚在一起阴谋策划推翻袁世凯。好啦，正象我先前告诉过你的，他们终于以大约4500这个数目，弄到了《捷报》那个烂摊子，出的是银元还是银两，这我倒忘了。在宣布这桩交易之前，我向孙说道：“听说你已买下《捷报》，或者至少是同盟会已经买下它。”孙含笑迟疑了一会儿回答：“没有，是马苏把它买下来的！”马苏原是招商局堆栈的一个办事员，后来在南京当上了孙的机要秘书，是个中法

① 莫理循于1912年8月6日离北京赴伦敦，并于同年10月初返回中国首都。

② 孙中山（孙文）（1866—1925）。〔···〕

③ 黄兴（1874—1916）。〔···〕

④ 当时上海西郊公共租界内的一条街道（现石门一路）。

混血儿，一度用法文 Marceau 拼写他的姓名。我对孙狠狠盯了几眼，以致当我对他说，这件事他可以瞒过别人，但瞒不过我的时候，他嘴边羞怯的笑，忽然变成了放声大笑。《捷报》当然是被那些想让孙当大总统的人，为了加快实现这个目的而买下来的。这个消息是马苏作成这笔买卖之后很快就亲自告诉我的（当然是秘密的），买它就是为了提高党的威望——尽管马苏在《字林西报》和《大陆报》上竭力否认这件事。《字林西报》这份该死的糊涂报纸为什么竟会受象马苏这样一个不成器的文人的骗？好啦，马苏跑来找我，要我帮他办这份报纸。我二话不说便告诉他，即使他每月给我两千两银子，我也不会给这破烂货做什么。相反，我通过《（上海）泰晤士报》进行着一场打倒同盟会的运动。这个运动是在孙从广东到达上海之前几天开始的。我接着去打广东同乡会，要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向孙提出要是他真的爱国，就应该克制自己，让国家在袁的统治下站住脚。这个同乡会没有以团体名义做这件事，但有几个会员同意个别对孙转达这个观点。可是我渴望公开给同盟会以一记耳光。碰巧，我的机会来了，《（上海）泰晤士报》的老板奥谢^① 病倒，他要求普拉特^② 接替他写社论，你可以判断出，我会马上为普拉特提供成堆的题材。我叫他对准同盟会的秃脑袋猛烈开火。我们从那以后一直这样干。我不知道你看到最近出版的《（上海）泰晤士报》没有，如果没有，为了好奇不妨翻阅一遍。我们索性认真地放手去干——至少是我躲在背后，唆使普拉特不停地干下去。由于他和我看法一样，他是乐于去做的。我们还要照样干下去。

大约几个星期以前，同盟会在北京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不可收拾。因而普遍受到指责的时候，这里的党召开了无数次秘密会议。会上被迫承认，除非他们能够想出些办法，挽回面子并重新取得控制权，党的末日就要来临。有些人想到一个妙法，那就是他们应该

① 约翰·奥谢（1869年生），爱尔兰新闻工作者，曾在1900年任英文《上海文汇报》记者。1906年他成为《（上海）泰晤士报》编辑，1911年成为这家报纸的主人。

② 斐德立克·里昂内尔·普拉特（1872年生），澳大利亚新闻工作者，此时任《上海纪录者报》（Shanghai Record）编辑。他于1911年去中国之前曾在香港为《德臣西报》（China Mail）和《士蔑西报》（Hongkong Telegraph）工作多年。

对所有的政党施加影响，先行解散，然后改组为一个党。这个想法的好处刚刚向孙中山和黄兴提出，他们便到温宗尧^①家里（温甚至还没有去看过他们）征求他的意见，等等，等等。他们向温端出了他们的计划，最后向他摊了牌，要他把党（温的党）解散。一等他们离开，温就跑来见我，我于是竭尽全力怂恿他对同盟会敬而远之，让它自行跳进火坑得了。我在指出同盟会只不过是打算把其他政党都纳入他们掌握等等之后，列举这个政党之所以需要取消它自己，而不取消它的政策的种种理由。温听后心服口服地走了。他把整个事情搁置了个把星期：当然他也把孙黄二人的用意向党的领袖们作了说明，可是他一直等到孙来过之后一个多星期才召开会议。在那次会上，温提出了反对同盟会的论点，结果，党的领袖们谢绝同盟会的建议，并通知他们，如果同盟会的一帮人愿意解散，由他们解散便了，该党任何“有体面”的成员都应该被容许参加另一个党^②。

同盟会的计谋失败，接着便从内阁^③中撤出自己的成员。随后他们买进《捷报》，把它改名为《民国西报》。开始从事美化孙和毁谤袁的运动。〔· · ·〕当这份报纸发刊时，其他本地报纸稍稍捧了一下场，不过《（上海）泰晤士报》没有参加。在《民国西报》发刊后的第二天，《（上海）泰晤士报》在一篇联系到你的任命的文章（附上）中，对同盟会狠踢了一脚，但《民国西报》的编者（马苏）却没有注意到。不管那家报纸创刊社论中唱的调子怎样，我完全不理睬它。因为我早知道它的方针会是什么。我决定暂时不向它表示“祝贺”，留着将来再收拾它。机会的到来比我想象的早。我没有料到这帮傻瓜这么快就想摊牌。然而，这帮家伙热血沸腾，以致情不自禁，急于去掐袁氏的脖子。他们在第二篇社论中开始对袁进行诽谤；第

① 温宗尧（1872年生）。〔· · ·〕

② 结果是温的政党即国民公党于次年1月与同盟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温被推选为新党的首脑之一。

③ 同盟会在以唐绍仪为首的中华民国第一届内阁里面有四名阁员。他们是王宠惠（司法），蔡元培（教育），宋教仁（农林）和代理陈其美（工商）的王正廷。唐绍仪于1912年6月17日辞职后，陈其美、王宠惠二人于6月21日提出辞呈，蔡、宋和王正廷相继于次日辞职。

三篇照样如此,可能在第四篇社论中还要继续要这套把戏。好啦,他们在昨天的那期上转载了各报的评论,并在《(上海)泰晤士报》的标题下加了一个大问号。与此同时,我授意普拉特向他们发动攻击。我一见到他们的第二篇社论,便立刻通知普拉特,放手大干,对他们狠狠指斥。当我们读到星期六傍晚刊出那篇带问号文章的时候,普拉特正写到拟在星期一见报的社论的一半。我嘱咐他就用同样的问号,作为他那篇社论的标题。他照办了,如果赶得上这班邮件,我就附寄一份给你。如赶不上,下一班我再寄上^①。

我还打算把译自《民国西报》的几篇文章,请浙江省都督^②带到北京交给总统。非得做些事来压制同盟会不可。我不知道你的看法如何,你通过这封信,可以看出我的思想感情。我认为孙中山是个骗子,不过我得赶紧补充一句,他没有对不起我的地方,我们是好朋友。但在政治上,我不能支持他的低能、他露骨的坏心眼和他吓唬外国人和中国人的那股劲头。他使劲反对外国借款,不过是以此作为打倒袁的政治武器,而他的党徒会使用任何东西,比如利刃和炸弹来达到同一目的^③。必须把他们阻挡住;长期以来,我在普拉特的有效帮助下竭尽微力,一马当先地向他们冲刺。《民国西报》那位想要知道《(上海)泰晤士报》作什么想法的外行编辑,在今天早晨的报上会弄清楚的。他若出来答辩,那你就会看到自《伊坦斯维尔公报》时代以来一场最热闹的交锋^④。现在是定座的时候。

① 本函内提到的附件或文章一件也没有找到。

② 朱瑞(1883—1916)。〔···〕

③ 孙中山手下主张共和的党人,强烈反对当时袁世凯政府正在同外国银行谈判中的借款。他们认为,借到的钱将大大加强在北京的那个日益违背他们与袁世凯所订协议的政府。后来,这项借款被认为是未经国民党所控制的国会同意而遭到强烈的谴责。这加剧了南北两方的磨擦,并终于导致次年7月爆发的所谓“第二次革命”和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

④ 指查尔斯·狄更斯所著《匹克威克外传》中的一段故事——两个政党(蓝党和棕黄党)各自通过他们的报纸《伊坦斯维尔公报》和《伊坦斯维尔独立报》,进行了一场竞选斗争。两家对立的报纸,各用恶毒谩骂诋毁对方,最后,敌对双方的编辑竟在当地旅馆里大打出手。1907年,由伊坦斯维尔俱乐部出面,以《伊坦斯维尔公报》为名把大家都认为是狄更斯在书中当作伊坦斯维尔的原始模特儿的佛克郡苏德伯利,作为出刊地点,出版了一本热中于匹克威克式幽默的杂志。这个杂志自1907年3月至1908年1月,只出了四期。

候了，在表演开始前定好一个前座吧！不过，你可以想象我们正在享受这场交锋的乐趣。如果我们不能彻头彻尾击败同盟会的论点，那我就撒手退出，回家去砸石头了。

博士！整个这件该死的事情，是一件邪恶的丑闻。尤其应当把孙中山黄兴这伙人抓起来驱逐出这个租界和这个国家。他们的把戏就是要搞乱这场交锋对阵。假如我不是深信孙中山正在一天比一天失势，我对前途是会担心的。我现在仅有的享乐，就是把同盟会的生意挤垮——如果我能 在普拉特和《（上海）泰晤士报》帮助下做得到的话。不过，这希望不大。

你看看附寄的这份报纸上，他们对于同盟会领袖（孙中山）口口声声要当作一个忠诚的中国人而加以支持的袁（世凯）所做的诽谤。这是什么话！孙中山仅仅是个可怜的、没有受过教育的、低能的庸医！我讲这些，只是因为他每次开口讲话，就显出低能。请相信我，我对你说这些话，对孙个人没有怀恨在心之意，但当我看到他的政策怎样拖了这个壮丽国家后腿的时候，我的血液就沸腾起来了。

不过，够啦！我代表自己和普拉特，在我们见到报上公布已经向你明确发出聘书的时候，发电向你祝贺。普拉特在《（上海）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一些评论。我也四处奔走找寻你的照片，以备登在七月份的《远东评论》上，——它刚才已经出版了，因此改登在八月号上。为你的亮相捧捧场！博士，我真高兴，语言是没法表达我的感情的。

《字林西报》上有篇很好的文章，如果我找得到^①，我就附在信里。我希望这不会使你厌烦。但我希望你此刻能够身在北京，向总统讲讲这里的那帮人的问题。我想在你回来以前，无论如何我们争取把他们搞垮。我祝愿你过一个愉快假日，和美好的未来。

你诚挚的

端 纳

为了赶上邮班，这封信是我用（打字）机器以能够做到的最快

^① 没有找到。

